

烟火寻常小欢喜

看书至夜深,有雨忽至,淅淅沥沥的小雨,轻轻地扑在案前的窗上,再静静地滑落,不像是雨,倒像是夜色与窗户的一次温柔的互动,让窗内看书的我,不自觉地停了翻书的手,不自觉地凝了神,心情愉悦,独自莞尔。

很自然地想起了陆游的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,明明是夜深人静,明明是岁已暮春,夏之将至之时,却有着如春天般的热闹忽然涌上心头。想起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春日正盛的街市,闲闲的逛街客,悠悠的卖花人,还有长街深巷里,那些清澈如水的叫卖声。岁月悠长,时光生动,人间美好,皆至眼前。

那样的街头,有着我最喜欢的、人间烟火气,最生动的人间烟火色。

想起儿时在家,最是喜欢种花,每到春天,必会将之前搜罗珍藏的各种花籽拿出来,小心而慎重地洒在门前松软的院墙跟下,然后冒着一场又一场的细雨,去在松软的泥土里一点

一点地寻找它们新的踪迹,眼看着它们冲破薄薄的黑色外衣,看着它们绽出青青的芽,再看着它们生根,茁壮地成长,慢慢地散了叶,打苞,开花,日子缓缓地流淌。可是,于花,于我,于那些日日上学放学必晨昏相望的院墙的小小角落,我们的日子又是何其的热闹而充实。

在所有我种过的花里面,最是喜欢栀子花,因为在乡间栀子花极好养,不挑地儿,随随便便折下一根花枝往泥土里一插,便能带来许多惊喜。我喜欢栀子打苞时的青翠如玉,也喜欢它们半开时悄悄露出的半白,如月牙,更喜欢的是花开后那沁入心尖的花香。栀子花是乡间最大方的花,开得热烈,香得随意。那花香,香了我的整个童年少年,也温暖着我与故乡分别后的所有寻常日子。

我也记得,那时候的春天,乡间

的小路上会出现很多的小鸡,它们就像春天来到时,那些一夜之间长满路边的小草一样,出现得那么自然,那么的应时应景。那些散养的小鸡,会被各自的主人染成独具一格的颜色,以作区别。它们自由地走在乡间的小路,叽叽叽的声音软软地叫着,叫得那些乡间扬尘的小路,都变得热闹生动有了温度起来。

后来读书,读到陶渊明的诗: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那些在记忆里沉寂了很久的袅袅炊烟,那些熟悉的乡间小路和低矮的旧日的房子,那些许多年未见的,用亲切的乡音叫过我小名的人,便一起随着记忆,那么自然地走过来,走到我的眼前,那些沉溺在久远的记忆里,被时光过滤得只剩下黑白画面的画面,依然是那么的暖心,那么的鲜活。它们有着平淡日子里

触目可极的诗情画意,带着熟悉的烟火气。而这样的烟火色,随着年纪的增长,只会越发让人心生迷恋。

假日的时候,偶尔我会起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,最是喜欢找路边的小摊买些水灵灵的青菜。卖青菜的,大多是一些周边村子里闲下来的阿婆们,自己种的青菜吃不完便拿到市场找个空着的地方摆一摆,连称都不用,只捆成一把把地齐齐放在那儿,也不用吆喝叫卖,那些沾着晨露的青菜会很自然地吸引着路过的一双双眼睛。

卖菜的阿婆早已熟悉,有一次我去买菜,她熟练地递来一把青翠欲滴的香菜,一起送来的还有一脸亲切的慈慈的笑。提着青菜回去,走在热闹的菜市场,看着来来往往手提车载,如我般逛于菜市场的人。汪曾祺的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”跃然心尖。一路好心情,朝着家的方向喜悦而行。

四方小院,流年安稳,烟火寻常,皆是欢喜。
胡美云

又见梧桐花

参观朋友的画展,一幅《桐花盛开的小院》引我驻足凝观,熟悉又亲切的画面勾起点点回忆,奶奶、后园、梧桐树,与梧桐花有关的记忆像游移的画笔在心头洇开。

小时候,奶奶家后园子里的梧桐树长得又高又大,周围又窜出很多梧桐苗,我与玩伴们最喜欢把蒲扇般的叶子掰下来倒扣在头上,惬意非常。那年,几个孩子玩上了瘾,你掰一顶给我戴我掰一顶给你戴,把园子里能够着的梧桐叶掰了个精光,惹得奶奶撵着骂,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胡闹了。

长大了一些,记忆里便是梧桐花了,最爱它又香又甜的味道。放学归

来,远远嗅着花香,咕咕叫的肚子一下子竟安静下来。特别喜欢站在梧桐树下仰望,看那紫莹莹的串铃儿,捡起落在地上的花儿含到嘴上当喇叭,嘀嘀哒哒地吹,引得家里的小黄狗直往身上扑。总是爱问一个奇怪的问题:“奶奶,梧桐花怎么这么香这么甜啊?”奶奶总是搪塞我:“就你鼻子尖,好闻不能当饭吃,赶快把掉在地上的花扫了,好喂咱家的羊!”我也感

觉怪怪的,咋就闻不够呢?记得上学时读到的那句“栽下梧桐树,引得凤凰来”,很是窃喜一番:啊,我们家的梧桐树又高又大,凤凰一定愿意落在上面。同时又困惑不已,咋就没有看见过凤凰的影子呢?难道凤凰们是悄悄飞来又悄悄飞走了吗?因了这个美丽的传说,梧桐树在心里也变得更加美好。

那年小叔叔要结婚,奶奶让人把梧桐树伐倒,要请木匠打成家具放到

婶婶的新房里。面对躺在地上的梧桐树,我莫名其妙地哭了,大人们不理解,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,我是为再也闻不到桐花的香味而伤心呢。梧桐树不见了,梧桐花也顺着记忆的长河越漂越远……

后来,人生的脚步变得越来越匆忙,亲爱的奶奶离开了我,小叔叔一家搬到了城里,老家具却还默守在老屋里。时光荏苒,记忆的海洋似乎趋于平静,今日掬起的这一簇浪花荡开层层涟漪,梧桐花,记忆里那一抹娇红,竟然还是那么灿然。

感恩遇见朋友的画,让我重温关于梧桐花的那份旧日情愫。
刘歌梅

五月初,抽蒜薹

五月初,随处可见的除了扬花抽穗的麦苗外,还有即将成熟的大蒜。这时候的蒜苗已长出细嫩如玉的蒜薹,拖着尖尖的小尾巴,在风中摇曳。蒜田里,到处是弯腰伏背抽蒜薹的人们,或男或女,或老或少。他们腰前系着一个布兜,用来盛蒜薹;手里拿着一根细棍,一枚铁钉从细棍顶部穿过,露出尖尖的头部,以扎断裹在蒜苗里的蒜薹根部,方便顺滑地抽出蒜薹。

抽蒜薹,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体力活。你得能低得下头,弯得下腰,沉得住气。右手用细棍上的铁钉扎在蒜苗根部,左手揪着蒜薹匀速往上提。注意:匀速!因为力气小了,抽不出来;力气大了,蒜薹容易过早断裂,太短。密密麻麻的蒜苗如耀威扬威的小士兵一样挑衅着你的耐力,让你觉得发憊。抽很长时间了,直起腰一看,前面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随风摇摆的蒜薹。于是,就又弯腰,又直腰。一亩地有三万株左右蒜苗,你就得弯三万次左右的腰,扎三万次左右

的蒜苗,抽三万次左右的蒜薹,一棵又一棵,急不得,慢不得。如此单调而反复的动作,把人累得腰酸背痛手疼。蒜薹散发的辛辣味刺激着你的眼鼻,直沁喉咙,叫苦不迭。

记忆中,父亲抽蒜薹时一声不吭,随着“啪啪”的脆响,他快速而沉稳地抽出一根根饱满圆润的蒜薹。在我直喊累的时候,父亲已经甩我远远一大截了。“别想着啥时候能抽完整块地的蒜薹,就盯着眼前的,抽一根少一根,时间长了,自然就抽完了。”父亲的话,朴素而富有哲理。

抽过蒜薹的蒜苗,把养分都输送给了地下的蒜头,蒜头逐渐膨大丰盈,而蒜苗却泛黄枯萎。这多像我们的父母啊,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们身上,自己却一天天衰老。
赵秀坡